

籌辦夷務始末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十五

咸豐七年丁巳正月己未。兩江總督怡和。江蘇巡撫趙德
徽。奏。倭夷在粵滋事。領事哪怕囉。赴蘇松太道衙門。呈遞
照會。先經臣等恭摺密奏。欽奉

密諭二道。欽遵督飭蘇松太道。妥為駕馭在案。茲復據護理蘇松
太道藍蔚雲。稟呈該國公使吃吟。照會臣等公文各一件。
鋪敘其在粵情形。又稱不附逆民之黨。不准逆民傍船停
泊。探厥情形。似有悔過求和之意。而又不肯自行轉圜。故
誇大其詞。意圖要挾。其情實屬可惡。惟犬羊之性。無可理
喻。似不必絕之已甚。臣等即就其照會內。不忍害民不肯

助逆數語。代作轉圜之詞。欽遵。

訓諭。告以從前萬年和約。原為永息兵端。今因旗號細故。違爾稱兵。一經入奏。轉失該首和好本心。准其咨會兩廣督臣葉名琛。妥為辦理。仍歸和好。備文照覆。一面密飭蘇松太道鎮靜防範。設法駕馭。

怡良等又奏。上海為通商馬頭。夾帶鴉片煙土進口。誠所難免。及抽釐之議起。言利者。即有在上海抽收鴉片煙釐。每年可得百萬之說。耽耽虎視。意欲越俎代庖者。不止一人。臣等與前撫臣吉爾杭阿。以抽釐必須官給照票。煙販恃為護符。竟可任其所之。莫能究詰。直是弛禁。不獨顯違

諭旨。且以夷人屢求不准之事。一旦作此掩耳盜鈴之舉。即使每年可得百萬。尚不可行。况處處受人挾制。徒飽言利者之慾。堅歸公者不過十之一二。有損

國體。無裨軍餉。是以堅持定見。未經准行。而言利者直以臣為迂闊而不知權變。以致經費缺乏。彭玉雯原奏所稱上海貿易為天下第一。若認真抽釐。可得百數十萬兩。無如該道恐礙羨餘。並不悉心經理等語。亦係誤聽浮言。將抽收鴉片煙釐。併而計之。實在蘇松太道。並無羨餘可取。硃批。知道了。若明給執照。抽收煙釐。必致處處受人挾制。擔虛名受實害。甚非計之得也。

辛酉閩浙總督王懿德。著福建巡撫慶瑞奏。竊臣等接據署福建布政使事鹽法道崇福詳稱。琉球國中山王世子尚泰咨開。查道光二十六年。喇嘛西國。遣哈多祿等二人到國。淹留種種滋擾。當經遣使咨請查辦。撤回。至二十八年。該國撥船接收所留喇夷回籍在案。詎於咸豐五年正月間。該國又遣喇嘛。噶路噶等二名。通事華人葉桂郎一名。到國占任。嗣於九月二十七日。有該國欽差全權大臣水師提督吁喃。坐駕兵船。率領屬船二隻。一齊到來。於十月十二日。遣官在那移霸公館相會。該提督帶領兵役。把館圍住。既而入座。將文書一道。交官長展開。該官看訖。

即向提督云。文內木料菜水。暨舟引導。救難拯溺。卜地葬
死。藏煤炭。借船隻等類。猶屬可允。至於借地借屋。不論暫
住久留。聽其自便等事。實係國禁。難以應允。祈為體諒。該
提督變色云。所開文書。乃係國王之命。必須領諾。該官婉
詞云。救國叨列。

天朝屏藩。世膺王爵。凡有國家大事。必請命。

天朝方得遵行。乞賜寬日。該提督大喝一聲。左右兵役拔劍突
入。執官將斬。該官自料守節就死。勢必波及於國。暫為應
允。至十九日。該提督帶同屬船二隻。連粽開去。現今所留
佛炎熱味等。藉他勢力。擅自擇地占住。以為久留之計。至

於前留喚夷哨叫喚。因染病症。攜帶眷屬搭船回去。然其臨行之時。將書籍器具等件。封置寓所。尚未帶去。若再來淹留。仍恐為禍不小。當經召集眾官會議。合謂佛夷之強暴無忌。國家之傾危不遠。儻不使所留佛夷。及蚤回去。洵恐根深蒂固。難以搖動。至於喚夷事同一律。宜應哀請。

天朝救援。伏惟敝國僻處海隅。城池不固。營兵無備。屢遭西夷兇暴。無力可防。非仗

天朝德威。別無他策。統祈轉詳。據情題請。

皇猷勅諭

欽差大臣兩廣總督。妥為查辦。一面飭諭佛酋。迅撥船隻。接收所

留熱辣等回籍。一面飭諭英酋停止遣人再留之舉。則國家安靜。宗社保全。舉國皆戴。

皇恩。茲際貢船入閩。理合咨請等因。由司轉詳前來。查該佛夷熱辣等。日久淹留琉球。肆意凌擾。迄今不撤回國。已難測其居心。上年九月間。復有佛夷吁囉啞到球。強議借地借屋等事。凌辱該國吏官。迫脅允從。現在熱辣等。擅自擇地。占住。以為久留之計。其英夷前留在球之哨呷墩。復因患病回國。仍將書籍器具。封置寓所。豫為病痊再來。以及換人接替地步。遂致該國王世子。危懼驚疑。殷殷顛懇。既准請查辦前來。飛咨。

欽差大臣兩廣督臣葉名琛。查看情形。向機開導。勸諭俯首。迅撥
船隻。接回本國。哄首勿再遣人淹留球地。以免別生他釁。
而示懷柔。

硃批覽奏俱悉。

甲戌廣東鄉試正考官王發桂。副考官張興仁。奏竊臣等
恭摺

簡命典試。粵東揭曉後。正在束裝。突聞暎夷滋事。奪占破臺。臣等
以釁起倉猝。殊堪駭異。當向督臣葉名琛。面詢情由。始知
營員向夷艇查擊匪徒。該夷以未經先期知照。借端尋釁。
屢有照會前來。希冀入城。以為挾制之計。督臣堅持定見。

將照會層層駁斥。該夷計無所出。旋於九月二十九三十等日。用礮攻擊新城。督臣銜署被毀。並施放大箭沿燒民房鋪戶多處。夷匪乘勢撲城。兵勇上城擊退。未將中槍陣亡。夷匪亦傷斃數十人。當即解散。時督臣葉名琛兼署巡撫。因移至舊城內撫署辦公。該夷於十月初六七八等日。復用礮攻打城內。撫署亦被擊破。臣等公寓皆有被燬之處。居民傷斃十餘人。人心甚為惶惶。初九日早。該夷復欲攻奪東定礮臺。經兵勇帶領紅單船亦用大礮回擊。將該夷大船煙筒擊破。夷匪悶斃百餘人。並傷兵頭二名。該夷始有怯志。民心亦漸次安定。臣等即於十二日起程回京。

丙子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明誼奏督飭罪員薩碧屯等
籌辦夷圍燒搶貨物據該革員等稟稱當初夷貨到卡准
由卡員查驗後因不由卡倫行走無從稽覈為今之計若
能將華商換給茶數查明即知夷貨數目約計燒燬餘貨
所短無多擬請行令該國派原辦之臣蘇勒官阿里克色
克特爾前來會辦自無可推脫以杜要求至修補夷圍房
屋一節前係該國帶來匠役建造亦應俟該臣蘇勒官到
時再為商辦

硃批知道了

己卯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葉名琛奏防勒噶夷水陸獲勝現在夷情窮蹙一摺。噶夷於上年十一月初七日攻東定礮臺。經我軍擊沈船隻。殲斃多名。復因該夷放火。欲燒西關民房。轉風自燒夷樓。巢穴一空。並我兵屢次擊毀該夷輪船。又將甸中股匪擊敗。該夷屢經挂罟。各國俱知其計窮。又因延燒貨物。欲令賠償。不肯助逆。其勢似亦窮蹙。此時若專利攻勦。原不難置賊醜類。惟控制外夷。究非勒解內地匪徒可比。所稱該國有哇喇喇等語。與之搆贊。不能添兵來援。無論傳聞未可盡信。即使實有其事。而事平之後。豈不慮其稱兵報復。從前林則徐誤聽人言。謂噶喇無能為役。不妨備以兵威。致開釁端。迨定海失後。即束手

無策前車之鑒不可不知。現在各國既知其無理。自有公論。日
後。倭國傳聞。或不致有所藉口。如果該夷自知理曲。悔罪求和。
並罷議進城。只可俯如所請。以息兵端。但不可意存遷就。致該
夷故智復萌。肆行要挾。該督久任粵疆。熟悉夷情。必能設法駕
馭。操縱得宜。勿貽後患。朕亦不為遠計。至江蘇閩浙等處。上年
業經諭令該督撫。密加防範。如有夷船駛至。控訴緝獲。自當諭
令仍回廣東。聽候查辦也。

二月乙未。庫倫辦事大臣德勒克多爾濟等。奏據俄囉斯
文稱。現有薩納特衙門。咨行理藩院公文一件。祈為轉致
等因前來。當即繕寫收到回文。交該夷領回。

硃批知道了。

俄囉斯咨文。

為咨行

大清國理藩院事。前因

貴國民人在塔爾巴哈台地方搶奪。敝國買賣園子。屢次行文催賠。本屬細事。非我兩國之屑為也。然此案不完。兩國官員在伊犁地方爭論。有傷兩國相信之意。大非敝國所願也。故欲將起事緣由。速為釐理。則兩國百餘年交好之誼。可免稍有疑慮。今兩國官員。既不能將此細事完結。可將原定文誓及兩國相約條例。於來年夏季。交敝國派委

照科喇嘛學生來京之員。與理藩院商辦。伏思辦理此案。原非難事。

貴國愚民既已犯法。自應按照強劫財物擬罪。此理兩國彼此皆知。所有搶奪財物拒傷商人原犯。似應如此定罪。況且賠補贓物一案。若搶奪之人不賠。人令誰賠。伊等既無力賠。夫查官員若不賠補。又令誰賠。今塔爾巴哈台地方搶奪買賣圍子之案。若不催令賠補。日後伊犁塔爾巴哈台兩處民人再如此行。故國斷不能隱忍原諒。想貴國定必確知也。為此咨行。

三月丁巳。庫倫辦事大臣德勒克多爾濟等奏。茲接到俄

夷未咨二封。一係咨行理藩院文件。一係寄伊住京達刺
嘛信函。並稱欲遣人進京。指日即至恰克圖等語。除照例
將夷字遞送外。查咸豐四年。因該夷欲遣人進京時。曾經
咨駁。此次俄夷遣人欲進京城。並未據情詳細聲明。從前
遇有進京之事。照理藩院斥駁。此次即自備資斧。未應將
人性數目。究係何事。聲明報院。如未奉到理藩院咨文之
前。斷難任令入境。如再執意冒請。仍按舊章斥駁。均而諭
該夷。照例賞給果品物件。善為遣回。

硃批知道了。

俄羅斯咨文。

為咨行

大清國理藩院事。故國前經咨行

貴國公文。為兩國相恤。迅圖歲事。以盡百餘年相交之道。現

因

貴國內地不靖。外寇侵擾廣州。故國以相交之適。欲邊界安
堵如常。是以飭令故國照料喇嘛學生之官員會同貴院
官員。將一切事件辦完。併將從前要件完結。以期兩國大
有裨益。故國君特遣親信大臣普提雅廷為使。合具推宜
辦理兩國交涉一切事件。用昭我國相交之道。其所派使
臣。諒貴院亦無不願之理。如過疑不從美意。必致別生事

端此則與我國有益。現在無庸論理。即照相好道理。迎接
俄國使臣。妥為照料。今使臣已赴

貴國京師。隨從人數無多。

貴國不難照料。請貴院即在交界處所。迎接俄國使臣。送入
貴國京師。使臣者。即

貴國之友。俄國君之可靠大臣也。為此咨行。

辛酉。伊犁將軍扎拉芬奏。夷情叵測。商力難支。急籌撫
馭之策。兼備貼補之資。俄夷索賠一案。意欲仿照奕奕成
案賠償。惟思撫夷之費。馭夷之柄。莫如於伊犁等處舉行
茶稅。按斤擬征。現在口外茶斤。頗為華商獲利之大宗。除

舉行茶稅外。一時別無良策。請飭下塔爾巴哈台阿克蘇
各大臣。各就該處現在情形。酌擬稅則。迅即妥議具奏。等
一面詳擬章程。奏明辦理。

諭軍機大臣等。扎拉芬奏。英情叵測。急籌撫馭。請於伊犁等處
舉行茶稅一摺。塔爾巴哈台俄夷商貨。被金夫等燒搶。曾諭令
扎拉芬。奏等如銀數無多。或令華商分年減半賠補。亦須體察
該商力量。方能酌辦。茲據該將軍奏稱。口外各商俱形蕭索。惟
茶斤一項。為華商獲利大宗。請於伊犁。塔爾巴哈台。阿克蘇等
處。征收茶稅。預為華商貼補地步。所籌尚屬妥協。著即照議辦
理。扎拉芬奏於夷務情形。較為熟悉。著即暫留伊犁。與常清。法

福禮妥議章程。俟辦有就緒。再行奏明請旨。所有伊犁等處。無論茶色高下。均酌徵稅銀一分。其塔爾巴哈台阿克蘇兩處。應如何設卡征收。著明諠海璞各就該處情形。悉心籌辦。總使內地兵民既無買食貴茶之患。而於外夷通商。亦無窒礙。方為妥善。將來查明所燒貨物數目。如貼補之費。實無從出。即以此項茶稅銀兩。為華商貼補。並以夷貨價值之多寡。定分年貼補之。久暫。俟夷案清完。留抵各城月餉。如此辦理。既無賠債之名。而該夷貨價有著。自不致另生枝節。僥肆意要挾。惟當堅持成約。據理折辯。不可遷就了事。或即查照成案。禁止茶黃出境。使該夷知利害所關。庶可就我範圍。扎拉芬春既稱待夷之法。不外

撫馭兩端必能相機籌辦。操縱得宜也。

辛巳。

諭軍機大臣等。葉名琛奏防禦英夷獲勝。並現辦情形一摺。覽奏均悉。英夷船隻自退出省河後。復經官兵連旬擊斃。疊次焚船。英匪皆禦尚為嚴密。該夷被勒後。兩旬之久。既無動靜。自應暫緩攻擊。但水陸布置。仍不得稍形鬆動。致懈士心。至該國以咆哮吧噶。不應與中國啟釁。另派夷酋來粵定議。係得自傳聞。虛實尚未可定。如果屬實。所派夷酋亦須夏間始能到粵。此時正可先定主見。以為將來定議地步。儻此次派來之人。尚講情理。即應以禮相接。勿使再有藉口。俾得自為轉圜。至味佛兩國。

及各國夷商貨物停滯。洋樓焚燬。必有怨心。英酋不肯遽回香港。因恐各夷商索賠之故。則將來新酋到時。不特與中國定議。即與佛味各國。亦必有一番理論。該兩國與中國並無嫌隙。此次吧嘍噠鬧釁情形。為夷人所共見。孰是孰非。定有公論。應派曉事之人。先與佛味等酋。詳加開導。使其了然於胸。俟英酋到時。不致為吧嘍噠等捏詞淆惑。更為妥協。當此中原多故。餉措艱難。葉名琛總宜計深慮遠。弭此釁端。既不可意存遷就。止顧目前。又不可一發難收。復開邊患。該督於夷務情形。素所熟悉。諒能慎密妥善。不負委任也。

四月甲申。庫倫辦事大臣德勒克多爾濟等奏。前接俄囉

斯來文欲遣使進京。其護送官員迅即來恰等語。當即咨覆務將因何遣使進京。並人數多寡聲覆去後。茲又接俄文一件。內稱使臣現至額爾口城。不日即到恰克圖。擬於五月內到京。懇求沿途照例供給。其遣使進京各情節。均已曉諭使臣。他哩諾幅即轉行報明理藩院。並聲明使臣阿迪玉唐提帶回石沙木哩普均遣赴庫倫各等語。即向他哩諾幅詳詢阿迪玉唐提有何轉述事件。據稱聞知唵咕喇句結喇夷由東海前赴天津。侵占地界。我兩國均有妨礙。應如何辦理。是以派委使臣會同在京之王大臣等商酌等語。及至再三窮詰。答以並非另有別情。查俄

囉斯遣使聲明各章程。雖與雍正五年定例均屬相符。惟該吏人性情詭詐。但據一俄使之詞。率照定例。供應驛站。從前乾隆年間。俄囉斯遣使進京一次。業經嚴諭。嗣後不得援以為例。此次僅由庫倫咨駁。恐別生枝節。可否應遵照道光三年。咸豐四年。一面由理藩院咨駁。庫倫亦一體咨覆。並請

旨飭下直隸總督。黑龍江將軍。吉林將軍。各於省城要隘。妥為防守。如蒙

允准。即責成喀爾喀四愛曼。及總管各卡倫之公扎薩克等。嚴行傳諭。各於邊界不時巡察。並飭圖什業圖汗。車臣汗。於各

游牧運兵二十餘名。暗為操演外。今將咨覆文件。均交他。他哩諾幅石沙木哩普照例賞給物件。遣回本國。

硃批。另有旨。回文底均覽。

理藩院奏。據俄囉斯館監督面稟。駐京俄囉斯達喇嘛巴拉第呈稱。接到該國諭文。該國欲遣使臣進京商辦要事。路由恰克圖經過。恐有阻滯等語。呈報前來。查該喇嘛呈內。係欲遣使進京商辦事件。不敢墜於

上階。

駐京俄囉斯達喇嘛巴拉第。為呈明貴院事。三月十五日。奉到本國上司諭文。內稱。今本國遣欽差大臣往

貴國按相好之道。有緊要事件商辦。但恐沿途阻滯。關係非小。等因。恭讀通商條例內。如有緊要之事。不得稍有遲誤。推諉等語。伏思使臣來往。向不得遲滯。況今欽差大臣所商議之事。甚為機密。現在暎夷等三國。有窺伺占據之心。乘

貴國賊匪之亂。暗相勾結。放礮殺人。肆無忌憚。彼蓄志深遠。外國共知。本國相好。恐將來或為大患。不得不據實相告。況本國邊境與之界連。僥生事端。亦受其禱。祈將兩國邊界之事。及早完結。以後情願與

貴國彼此相安相保。共防將來不測之事。兩國永遠相安互

相輔助。本國深知大義。非同貪利之國可比也。但願

貴國勿懷疑心。致誤大事。本達喇嘛非敢干預國事。但奉本

國上司諭文。不敢不據實呈明。理藩院貴衙門。為此謹呈。

諭軍機大臣等。據德勒克多爾濟等奏。俄羅斯欲遣使來京商辦

密事一摺。覽奏均悉。俄羅斯狡措性成。所稱暎夷糾約各國。欲

往天津。伊欲來京密商等語。無非藉端恐嚇。欲與黑龍江外占

踞地方。並索賠塔爾巴哈台夷國貨物起見。茲復據理藩院奏

俄囉斯達喇嘛巴拉第具呈。亦稱該國上司諭文。欲差大臣進

京等語。著該大臣等。明白曉諭。告以中國與爾國交好多年。從

無差大臣前來商辦要件之事。本國但知道守舊章。永遠和好。

今爾國達喇巴拉第在京呈稱爾國因嘆夷等有窺伺之心。欲差大臣來商機密事件。已由理藩院具奏。大皇帝念爾國道路遙遠。向無差大臣進京之事。已諭理藩院行知該國。照例但送學生進京。毋庸特派大臣前來。從前嘆夷滋事。中國自行禦侮。不借外國幫助之力。至外國互相爭鬪。中國亦從不與聞。並無機密要事。應與爾國相商。至爾國既誠心交好。從前只有恰克圖一處通商。今大皇帝又准在伊犁塔爾巴哈台兩處通商。相待可謂優厚。爾國當知感激。現惟塔爾巴哈台焚燒夷園一事。應行查辦。爾國既敦和好之情。即當派員會同該大臣等秉公辦理。速行了結。以後照舊通商。無傷和好。此外並無應議事。

件。毋庸特派大臣前來。如此明白曉諭。不至墮其詭計。僅該夷不遵曉諭。仍欲前來。該大臣即當據理摺阻。告以已奉諭旨。不敢專擅。勸其回國。不可又無主見。再請理藩院指示。致為外夷看輕。惟該夷尚無開釁之端。但當密加防範。不可調兵防備。故事張皇。轉使該夷疑貳。是為至要。所有理藩院行薩納特文底鈔給閱看。

又

諭。莽諭吉林將軍景浩。黑龍江將軍奕山。前據德勒克多爾濟等奏。俄羅斯欲遣使來京。商辦密事。並據理藩院奏。俄羅斯達喇麻。已拉第具呈。亦稱該國欲遣大臣進京。各等語。已諭知德勒

克多爾濟等告以中國與俄羅斯。從無差大臣前來商辦之事。即稱嘆其窺伺。從前中國並未借助外國。此時亦無機密可商。並諭理藩院行知該國。毋庸派大臣前來。僅該吏不遵。即據理攔阻。不可仍請理藩院指示。該德勒克多爾濟等。必當遵諭辦理矣。惟恐該國為庫倫所阻。或向吉林黑龍江取道。又行請該將軍等。亦當據理阻止。與庫倫一律辦理。並不可稍涉張皇。致啟該國猜疑。是為至要。

俄羅斯咨文。

為咨行事。本年三月初四日。

貴國來文聲稱。奉職隨文送到之薩納特衙門。行知理藩院

丈一件。及寄給住京達喇嘛巴拉第丈一封。業已接收。除致信外。係因何事欲遣使進京。由何路行走。共人若干。途次所需牲畜若干。咨詢前來。一則本職所知之處。早經達知貴大臣。本國使臣職任較大。人係敕國君親信之人。敕國君既係專諭該員。其所諭之事。伊自能明晰告訴我國使臣之銜。即係吉那拉勒因畢爾那托爾。雖吉那拉勒因畢爾那托爾。亦不得知本國君所諭普提雅廷之事。然閱我國上司咨來之文。大半為關兩國要緊之事。欲我國使臣速往京師也。但使臣職任雖大。隨帶之人無多。不過官五員。僕役八名。兵丁十名。其沿路所需牲畜。馬不過二十

五匹。駝不過二十五隻。查我國一千七百二十八年。兩國彼此所定和約內載。兩國若遇大小使臣到界。由驛護送等語。此足可信。我國使臣前往京師之事。

貴國必照通商之例辦理。至本國畢爾那托爾。可告知貴大臣者。我國薩納特衙門。咨行理藩院文內。必將遣使各情。明白開載。其文內大意。不惟本國畢爾那托爾不知。即吉那喇勒爾畢爾那托爾亦不知。謹按友誼。預行通知。貴大臣似此緊要之事。若少為遲誤。恐致不合。勿令贓獲。答於上憲也。所有貴大臣一切辦理之處。速請示知。為此咨行。

為各行事。昨聞國事那托爾咨貴大臣。以敵國君派委使
臣欲赴

貴國。令本職知照貴大臣。使臣格拉幅。即本大臣之謂也。現
於三月初八日。已抵伊爾庫特城。不過十四日即可抵恰。
謹按兩國和好貿易章程。

貴國上憲。務須按照本大臣職銜。及因辦要務。從優看待。並
望將本大臣隨員。先期令沿途文應方好。是以先行致信
貴國。現在時勢緊要。本大臣欲於五月內。迅抵

貴都。所帶文武各員護送差役人等。一切行李。共五千八百
斤。所需驛馬二十五匹。駝二十隻。僕不能一起運送。即可

分作兩起。一起俟本大臣抵京後再為運送亦可。至派本大臣之事實難形諸筆墨。敬令本大臣派往庫倫之文官他他哩諾幅通事石石瑪哩業幅將委職之事面稟貴大臣即請轉詳理藩院所有本職之事既已告明本大臣必速至京城以期兩有利益為此咨行。

給俄囉斯咨文。

為咨行事。昨據貴國委員他他哩諾幅等來至庫倫本大臣詳閱來文並聞爾國飭諭該委員之言知現在貴大臣已抵額爾古城指日即可抵恰五月二十一日可以到京且委員他他哩諾幅稟稱此案原由前已由薩納特衙門。

咨行理藩院等語。除此次文內事件。逐款聲明。迅即申報。大部。俟示覆到日。另行迅速知照外。所有貴處委員。他。哩諾幅等。歡住數日。妥為旋回。為此咨行。

為咨履事。昨據貴國兩次文稱。塔爾巴哈台遊民。焚搶貨物。應如何賠補。並因中國地方不靖。特派親信大臣。隨同照料學生官員。來京會同本院商辦等因。查塔爾巴哈台焚搶一案。係兩國民人爭鬧小事。彼此均應速辦。本院業已行文伊犁將軍。令其秉公查辦。此事已經咨行貴國。薩納特衙門。貴國接奉此文。即聽候伊犁將軍辦理。斷不致稍有偏袒之處。倘有應商事件。亦應就近向伊犁委員。詳

酌妥辦。此次貴國照科學生來京。應照定例辦理。毋庸特
派大臣遠道前來。貴國從前通商。只恰克圖一處。自道光
三十年蒙

大皇帝又准其在伊犁塔爾巴哈台兩處通商。相待之意。極為從
厚。此次兩國民人爭鬧。各有不是。無難各自懲辦。以歸平
允。斷不肯因此小事。致傷和好。再貴國關內地有不靖情
形。欲派使存問。足盡友誼之道。惟

大清國地方遼闊。外省雖有匪徒滋事。然距京尚遠。現派官兵
勦洗。將已竣事。日下都京人心安恬。貴國可免懸念。總之
兩國辦理此事。務宜仍照舊例。各盡和好之道。秉公辦理。

斷不可稍有不和。至駐京達喇嘛。在本院呈遞稟詞。貴國因嘆夷有窺伺之心。欲差大臣來京會商。本院已將呈詞奏聞。

大皇帝。查從前嘆夷滋事。中國自行禦侮。不借外國幫助之力。至外國互相爭鬪。中國亦從不與聞。並無機密要事。應與貴國商辦。毋庸特派大臣來京。均照本院咨文辦理。為此咨覆。

癸卯伊犁將軍扎拉芬奏。接據俄使臣蘇勒勒官咨稱。中國人出卡我挖金砂。望將挖金人等。預先逐回等語。查金廠早經停撤。自應嚴禁民人。不准挖金。第伊犁相距塔爾

巴哈台寫遠。是否真情。實難懸揣。一面飛咨明諱派員巡
查。悉數勒回。再明諱來咨。謂派協領圖們泰等。赴該城。以
便與該夷理論等因。現在咨函屬該城。如果探有俄夷前
往之信。由該城隨營咨調。飭令前往。

諭軍機大臣等。扎拉芬奏。接據俄夷巨蘇勒官米咨。籌辦情形
一摺。阿爾噶依圖金廠。早經停撤。何以居住伊犁之巨蘇勒官
咨稱。西澤爾派兵將吃金人等逐回。人稱該總管吩咐致信於
兵隊未到之先。預行逐回。是否藉詞聳聽。抑係該處尚有吃金
流民。著明諱速派委員前往卡倫。認真巡查。如有私越偷吃者。
即悉數勒回。以息爭端。扎拉芬奏所給俄夷巨蘇勒官回文措

詞尚屬得體。即著照此辦理。至明誼咨調協領圖們泰等赴塔爾巴哈台。以備與俄夷理論。自係為先事預防起見。但該夷遣官前來。遲早未定。圖們泰、哈布齊賢等派管夷團貨物。現當稽查喫緊之際。未便久曠職守。著俟塔爾巴哈台接准該夷遣官明文。再派協領一員。兼程前往。尚可無誤。俄夷藉端生事。其情叵測。雖未顯形背叛。不可不預為之防。扎拉芬泰於夷務情形。較為熟悉。本日已明降諭旨。仍著補授伊犁將軍。務當體察情形。與明誼妥籌辦理。以副委任。

五月癸亥。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葉名琛奏。英被創後。久無動靜。擬暫停攻

擊以待轉圜等語。至今月餘，未見續報。日下夷情是否已就範圍，不致別起釁端，抑或尚在相持，迄無定議。至粵海關稅課，為各省軍餉要需，現在曾否與他國通商，有無收納關稅之處，著該督速行詳細具奏，以慰虛懷。

丙寅，庫倫辦事大臣德勒克多爾濟奏：前因俄使欲進京，城業將咨駁文件解妥，專候理藩院咨文在案。今據俄使文稱，派伊進京，有緊要事件，今耽延日期，亦無回文。現有行理藩院文件，並咨行達喇嘛巴拉第文件，毋許少停。趕緊遞交等語。查該使臣雖係全權，係本國稱謂，豈得任意定期。咨文內許多違悖字句，今接奉理藩院咨文，業於五

月初四日。照例委員咨送。其阻止遣使進京駁文一併咨覆。

俄囉斯咨文。

為咨行庫倫辦事大臣事。本年三月二十三日。敕國官員。他他哩諾幅。攜帶由額爾口城咨行文件。併曉諭他塔幅。口傳言詞。敕國君因何派職赴京情由。令其明白稟知。及責成之事。令其上緊辦理。並將緊要情由聲明。惟思此事。出於必須急辦。庶兩國均有裨益。

貴國不令本職赴京。推諉遷延。有逾時日。實屬不合兩國和好之道。查敕國咨行貴國文件。由庫倫轉行。

貴都迄今已逾月餘計京城距敵國邊界凡有敵國緊要事
件。

貴國回文到恰往返二十餘日即可遞至何以如此遲延貴
院既知派藏情由何以如此推諉迄今尚未覆回今派本
職赴京會同

貴國王大臣商辦關緊事件

貴國自必知之今敵國君委職從推行文貴院轉飭恰克圖
司員以便早赴

貴都此文遞至貴大臣處斷不可稍延一日即遣驛站官飛

咨

貴都並有咨行駐京喇嘛學生文件一併呈送為此咨行
為咨行

大清國理藩院事。前由敕國薩納特衙門行知貴院文內責成
本職事件。因屬不易。至於辦理關係兩國有益之事。自當
因時速辦。或普提雅廷。惟恐耽延。是以未至貴院以前。先
知照庫倫辦事大臣。即遣隨從官他他哩諾幅。遵奉本國
君之意。早赴

貴都。無論途次艱難。輕騎減從起程在案。然皆知

貴都至庫倫往返行文。不過二十五日。但敕國薩納特衙門。
前行貴院咨文。將及月半有餘。何以貴院至今尚未回覆。

兩國彼此行文既已明定和好何以如此耽延貴院請查雍正五年兩國互定九條和好章程敕國向有存案

貴國亦無從推諉諒

貴國均已洞悉若欲更改舊章亦應彼此商酌然後可行此次所派使臣

貴國或不肯迎接推諉耽延若指他處商議此事則未免有違和好之道此次貴院回文於五月覆到尚可聽候若再遲延即不由恰克圖行文查雍正五年約定和好章程六條內開俄羅斯差人行文止由恰克圖一路行走設有要件准由各路徑行等語因思往返遞報之人既准行走使

臣亦可往來。蓋兩國或議和好。或議軍旅。責任至重。如至五月以前。並無回文。必

貴國因本職由蒙古地方赴京艱難。本職即照和好章程。帶領從人。擬定由黑龍江滿洲地方。進行赴京。惟望貴院作為公正之舉。務於五月二十一日以前。咨令駐劄滿洲地方大臣。本職由該處經過時。妥為照料。若不如此辦理。恐敝國咨行貴院文內。有所違悞。為此咨行。

給俄囉斯咨文。

為咨行事。茲據貴處由恰克圖遞到咨文一件。本大臣遂一閱看。我

大清國臨御中土條屬

天朝內外各處大臣任內應辦事務均有定制。前次貴國與我國一切商辦事件。有由薩納特衙門行文大部者。又有由國畢爾那托爾行文本處者。本大臣奉

大皇帝諭旨。總理邊疆事務。貴國一切事件。絲毫並未推諉。均隨時辦理。應報大部者。即照定例報部。應本處承辦者。即在本處擬結。閱年已久。本國大部係管理外藩各部。藩衙門。况我國幅員遼闊。一切應辦事件。輕重均屬不少。從前貴國行文大部。並無定限。本大臣凡事均最其情由。與舊例相符。即當允准。如舊例不符。亦未便遽准。惟此次念兩國

和好之道。所有貴處咨行大部公文。及與爾國喇嘛之件。均轉致大部矣。為此咨覆。

為咨行事。昨因貴處委員他塔哩諾福等。至庫倫時。當由本大臣將伊等帶來文內之事。及該員稟請之詞。逐一申明咨報理藩院矣。茲據大部由驛遞到咨行貴國薩納特衙門咨文一件。本處即照舊例。專員送至國畢爾那托爾。雙多羅雙赤矣。惟我

大清國與爾國相交有年。從未派過大員商辦要事。我國惟知遵守舊例。永敦和好。昨因駐京喇嘛已拉第呈稱。英夷有窺伺之意。貴國特派大員商議機宜。當經理藩院奏明。

大皇帝念爾國道路遙遠。且從前亦無派員進京之案。是以令理藩院行知爾國。照例令學生來京。毋庸另派大員前來。且從前英夷滋事時。本國自行禦侮。並未借助外國。即外國相爭。我國亦未干預。况爾國並無應行商辦之事。爾國既以誠意相交。向止恰克圖一處通商。我

大皇帝又准在伊犁塔爾巴哈台兩處通商。待爾可謂厚矣。爾國尚知感激。現惟塔爾巴哈台焚園之事。理應查辦。爾國如款和好。立即派員會同該大臣。秉公迅速辦結。照舊通商。庶於和好無傷。此外並無應行商辦之事。是以迅速咨行貴大臣。理應按照本國大。部奏明咨薩納特衙門公文。即

行旋回。本大臣奏准在等。不敢絲毫遷就。亦斷難再行申報。大部也。合併咨行。

丁卯。伊犁將軍扎拉芬奏。奏辦茶稅情形。自接奉部文。出示曉諭。商販樂從。即照部文。以制錢二串。抵銀一兩納稅。並伊犁附近商民。入山採茶。即添設印票。以便與茶行一體稽查。

硃批知道了。

甲戌。

欽差大臣大學士兩廣總督葉名琛奏。密陳近日夷情。

硃批知道了。該吏乘機起釁。

天視其禮。理宜然也。惟犬羊之性。詭譎百端。仍當密為防範。勿存輕視之心。俟新酋到後。設法妥辦。總宜息兵為要也。

乙亥。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俄羅斯欲遣使來京。恐其取道吉林黑龍江。當即諭令景浩奏。為據理阻止。並由理藩院行文知照矣。茲據德勒克多爾濟奏。該國咨行理藩院。又內稱。此次回文。於五月履到。尚可聽候。若再遲延。即帶領從人由黑龍江滿洲地方徑行赴京等語。俄羅斯必欲來京。未知是何居心。如到吉林黑龍江等處。該將軍等仍當諭以中國既與爾國和好。惟有事事悉遵成例。方能日久相安。剴切開導。據理攔阻。一面將辦理情形。

據實具奏

丙子庫倫辦事大臣德勒克多爾濟等奏前因俄使阿迪
至唐提欲赴京城雖經咨駁惟因候理藩院行文稍遲時
日該夷使以為推護催令迅將咨行文件趕緊遞送等因
今於五月初四日接到理藩院回文即委員遞交固畢爾
那托爾去後今據投遞文件之台吉等回至庫倫遂稱該
夷使欲由東海前赴天津取道進京業於五月初五日由
恰克圖起程先期該國聞聽英夷勾結佛夷欲占天津地
界該使臣到京後與王大臣酌商伊係特派之使臣現雖
駐有二十餘日未奉回文今奉委由東海前赴天津取道

進京各等語。是該夷行蹤詭秘。已可概見。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德勒克多爾濟奏。俄羅斯咨行理藩院文稱。欲由黑龍江徑行赴京。當即諭令景淳、奕山等據理攔阻。該人奏稱。俄夷欲由天津赴京。尚架咳、哈喇佛蘭等二夷之事。該夷使臣已於五月初五日。由恰克圖起程。約略聞五月二十日前。復到津等語。俄夷向無差大臣進京之事。曾諭理藩院行知該國。並無機密要事。可為毋庸特派大臣前來。若諱廷襄。密飭天津鎮道。妥為防範。不可稍事張皇。如該夷到津。一面馳奏。一面不動聲色。妥為羈縻。勿使該夷疑貳。致啟釁端。是為至要。

閏五月壬午。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俄囉斯欲遣人赴京諭令德勒克多爾濟等
明白開導設法阻止。昨以該夷復有聞五月二十日前後即到
天津之語。復諭譚廷襄烏勒洪額。妥為勸諭。勿啟釁端。惟該夷
此次決意來京。特以高舉唎佛二夷為詞。語多恫嚇。總未將實
情吐露。其中藏匿巨測。已可概見。咸豐三年該國咨行理藩院欲
於格爾畢齊河也東。未經分界之地。安立界牌。當諭庫倫吉林
黑龍江三處各派委員前往會同查辦。彼時因康熙年間原立
界牌。自格爾畢齊河河源起。至東海以外興安嶺為界。山陽為
中國屬地。山陰為俄夷屬地。惟烏特河等處未經分界。故有會
辦之舉。乃往返年餘。迄無定議。五年夏間。該夷遂有堵禦唎夷

之訖。克駕兵船。由黑龍江。松花江。上下行駛。並於黑龍江左岸。又吉林所屬。閭吞屯地方。蓋房留兵。並稱欲將興安。嶺西。兩景。奇哩西里木的。牛滿等河源。及卡木呢哈達。嶺脊。均分給伊國。俾伊得以水陸通行。疊經。景福。美山等。屢次阻止。該夷雖未滋事。而兩年以來。行走如故。至今分界之事。仍未辨結。人咸豐五年八月間。塔爾巴哈台地方。民人將該夷通商貿易。園子燒燬。實因該夷撞殺。屯金民人。結怨所致。已經獲犯懲辦。而該夷堅欲賠還。侈口需索。從前止恰克圖一處通商。道光三十年始准在伊犁。塔爾巴哈台。兩處通商。原係朕格外加恩。乃該夷因夷園一事。聲言必欲賠價。經扎拉芬奏。據理開導。該夷不允。

而去。現亦尚未解結。忽又有遣使來京之說。難保不即為此兩事。而以高擊暎辨為名。且咸豐三年夏間。普提雅廷曾到上海。聲稱欲進口貿易。此次遣來。仍係此人。必有詭謀。况業經由理藩院行文知照該夷。毋庸來京。而該夷不遵回文。言欲到天津。未便由京派員與之講論。如果該夷到津。諱廷襄等密派曉事大員。察其來意如何。再與理論。僅仍稱堵擊暎辨。當告以兩國和好。原以各守舊章。各安疆界為要。從前暎夷犯疆。中國未曾借助於外國。至外國互相爭鬪。中國亦從不與聞。該來使意究欲何為。應由該國薩納特衙門。行知庫倫辦事大臣。知照理藩院。嚴辦。至天津並非應到之地。此處地方官亦無應行代表之

人礙難辦理。如仍欲假道黑龍江。則告以風聞兩年來。該夷不遵舊約。任意行駛。該將軍因和好有年。但以言語阻止。不敢詳細奏聞。若必上達天聽。則是該夷圖占地。方起釁之咎。彼國先有乖和好。於理不順。若提焚燒園子一事。可告以現在查辦。兩國均當秉公定議。斷不因此而傷和好。若提及進京一節。告以向來朝貢各國使臣到京。原有接待陪臣之禮。該夷既為與國。來者又係大臣。應如何接待之處。理藩院並未辦過。恐其簡慢來使。反傷友誼。不如仍照舊章。可以相安無事。中國不願來使進京。無非為恪遵成例。永遠和好起見。並無他意。聞得理藩院早已行文知照該使矣。以上各情節。詳廷襄等當但默識於心。

知近年來有此數事。待該吏說到何事。即可隨機應對。其所不
提者。毋庸先露端倪。市政使錢忻和。前在天津。隨同辦理。喚吏
事件。該署督此次。即可派令前往。本日復降旨。將文謙發往直
隸。差委該員前此。晚諭喚吏。頗能力持大體。即着與錢忻和同
往。會同烏勒洪額。並該鎮道等。相機開導。諱廷襄著毋庸親往
天津。文謙等到彼。亦不必遽與接見。俟船到後。先令海口員弁
向其詢問。該吏必欲請見大員。然後由鎮道藩司。以漸而至。庶
事機易於轉圜。文謙即作為本在天津。並非由京初到。設或該
吏投遞文書。概不准收受。總告以天朝體制。各有職守。凡關涉
俄羅斯事件。非庫倫不能入奏。一面將接晤情形。密奏。仍勿使

該吏知悉。僅能遵諭回帆。情詞恭順。俟其起碇時。或由地方官酌量輕重。致送食物等件。以存犒餞之意。切勿於初到之時。即與酬酢。如其始終桀驁。待之當不怠而嚴。並毋庸致送食物。並密飭沿海居民。不准與之交易往來。賣給食物。使其無可逗留。自當廢然而返。

乙酉。署直隸總督譚廷襄奏。接奉寄

諭。俄囉斯遣人赴京等因。欽此。伏思該吏不遵文諭。應察其來意如何。再與理論。派令錢圻和。先期前往。與文謙會同烏勒洪額。暨該鎮道等。相機妥辦。至海防關繫緊要。攔江沙素稱天險。大船出入較難。而舢板往來。究竟未能阻隔。前飭

天津鎮道。豫將礮臺修理完固。海口事件密為布置。並以大沽河面寬闊。擬令相度添辦浮橋一座。以資防守。業據該鎮道等稟覆。遵照設法趕辦。每年南風司令。天津鎮應赴大沽口駐紮。派船出洋巡哨。現據該鎮岳克清阿呈報。已於五月二十六日。起程前往巡哨。可不致誤。

硃批知道了。

譚廷襄又奏。署提臣雙銳。前在津與又謙等同辦夷務。甚為得力。此次該夷赴津。要在設法羈縻。萬無開啟釁端之理。海口內外。早經密飭鎮道妥為布置。惟夷情叵測。且俄囉斯船隻。從未至腹地。其人能否明白馴順。無從揣度。

與暎夷之曾理至津數次者不同。可否

故令雙銳密赴天津。與錢忻和等會商辦理。

諭軍機大臣等。諱廷襄奏請飭雙銳赴天津等語。俄囉斯欲遣人
赴京。並有閏五月二十日前後。即到天津等語。業經密諭諱廷
襄。烏勒洪額。嚴密防範。設法開導。並派文謙。錢忻和會同烏勒
洪額。及該鎮道等商辦矣。著提督雙銳。前此暎夷到津。與文謙
等。辦理尚合機宜。現在景州邊界又安。該署提督。接奉此旨。著
即馳赴天津。與烏勒洪額。文謙。錢忻和等。察看情形。會商辦理。
其景州兵丁。即暫交遊擊文成管帶。並著諱廷襄。迅催副將達
年。前任景州。接帶官兵。毋稍遲誤。

丙戌黑龍江將軍奕山吉林將軍景濤齊齊哈爾副都統
那敦德奏。接據黑河口卡官報稱。夷官多爾等通事塔布
諾幅。隨帶糧械。自下游抵卡。欲由三姓徑回本國。又准委
員先後報稱。海蘭池地方有蓋房三間。並製農具。又有夷
人均駕小船。載糧下峽。聲稱前往松花江。查勘屯糧堆薪
處所。又續有夷船多隻。前赴閩各有事等情。隨即飭卡訪
查。並飭所屬各要隘密加防範。勿稍疏懈。

硃批知道了。

丁亥陝西道仰文張興仁奏。臣聞英夷自就撫以後。各海
口准與通商。江蘇上海。夷船輻輳。貿易尤繁。凡江甯福建

安徽所產之茶及浙江江蘇所產之絲皆運往該處售賣。為徵課大宗。夷人例止准在水次收買。不准闖入內地。乃近年以來。往往乘坐內河船隻。挈帶夫婦。潛至浙江杭州湖州各府地面。往來窺伺。登焉則圖繪形勢。入市則散市。夷書種種詭異情形。居心叵測。地方官並不查辦。遂至無所顧忌。近復在烏程縣屬之橫塘橋租賃房屋。開設商行。意圖占踞地方。偷漏關稅。有吳香谷者。從中勾結。出名包攬。來查上海稅課。為數甚鉅。現值軍餉孔急。每資籌撥。近來徵推之所以日有起色。良由夷人應納之稅。責令商人賣貨時。按數代繳。是以絲毫不能隱匿。若聽夷人在內地

購辦絲綢則鄉民賣繭之時。既不便零星抽稅。迨運絲出洋。不經商人之手。稅銀何所責成。正課從此短絀。實於東南財用大有關係。且恐其與內地奸民彼此勾串。滋生事端。應請

旨飭下浙江江蘇各撫。臣等恭職。並申明成約。永不准夷人深入內地。至奸民貪圖漁利。導引為奸。實屬不法。應由各撫臣嚴定章程。重法懲治。

諭軍機大臣等。著兩江總督何桂清等。有人奏上海夷船輻輳。各省所產茶絲。皆往該處售賣。為徵課大宗。夷人例准在水次收買。不准入內地。乃近年夷人往往乘坐內河船隻。挈帶夷

婦往來窺伺。圖繪形勢。散布夷書。種種巨測等語。上海稅課。為數甚鉅。若聽夷人在內地購辦。絲稅課必至短絀。兼恐與奸民勾結為患。著該督撫等申明例禁。不准夷人潛入內地。如有奸民圖利。導引前來。即著從重懲辦。以重稅務。而杜亂萌。原片著鈔給閱看。

丙申。黑龍江將軍奕劻。吉林將軍景鴻。齊齊哈爾副都統那敦德奏。據黑河口千官報稱。俄夷屢次駕船。帶領男婦。由江面經過。均聲稱欲赴間吞貿易。

硃批。知道了。俄夷既明言貿易。尤應妥為蕩摩。一切情形。查明據實入奏。

奕山等又奏據黑龍江副都統報稱俄夷駕大船多隻於黑龍江城修岸聲稱伊國曾咨明理藩院迄今未接回音前欲取道蒙古境界因薪水不便今請由滿洲地方行走等語詰其何往據稱欲赴日本國有事該副都統欲詣舟次會見該夷拔錨開行木首折回海蘭停泊惟俄夷前由水路游行尚屬安靜近來欲由陸路取道又不提及進京種種詭詐不知作何究竟

硃批覽奏已悉該夷自意在赴天津故此處並不作難該夷亦明知內地難走不過有此周折抵京時據為口實惟留泊海蘭夷船作何說懇續查具奏赴津一事斷不可向該夷詢問

丁酉

諭軍機大臣等。有人奏浙江杭州湖州各府地方。近年時有喫咕
喇夷。合乘坐船隻。潛入內河。往來窺伺。登高則圍。墮形勢。入市
則布散。走書。地方官並不查辦。遂致毫無顧忌。近復於烏程縣
橫塘橋開設商行。意圖偷漏關稅。有奸民吳香谷者。從中勾結
包攬。請飭查辦等語。浙省所產絲勛。為稅課大案。止准夷人於
水次收買。即由商人於賣貨時。代納稅課。若聽其潛藏內地。購
繭繅絲。則稅銀必致短絀。於經費大有關係。除已飭何桂清等
於上海關各口申明例禁。不准該夷潛入內地外。著晏端書委
派幹員前往烏程縣橫塘橋。訪查勾結包攬之吳香谷。拿獲嚴

紳並曉諭夫商遵照成約各赴海口收買貨物不准在內地運
留其杭嘉湖各屬產絲處所偏僻地方恐有奸民勾通藏匿著
一體嚴行查禁並嚴定章程將內地民人導引夷人漏稅者從
重治罪以杜後患毋得視為具文原片著鈔給閱看

庚子黑龍江將軍奕山吉林將軍景淳齊齊爾副都統
那敦德奏據三姓副都統咨報稱有俄夷十餘名駕船道
出黑河口安靜東行又據黑龍江副都統報稱有夷人駕
船隨帶糧械順游下往稱赴奇時間吞有事並據黑河口
委員稟稱有江左占居夷人在奇林地方用羅鏡千里眼
峰望山勢路徑繪圖經委員將其逐回隨即添派曉事官

弁帶兵馳往黑河口。幫同各員妥為防守。

硃批知道了。

奕山等又奏。竊擊等前以俄夷喇嘛阿瓦枯瑪請由黑龍江行走。及夷酋木哩雙岳福折回海蘭泡。行蹤未定。已飭協領巴達朗貴訪查各情。奏

聞在案。茲准黑龍江副都統魁福。又委員等轉據協領巴達朗貴報稱。奉派查探夷酋。於五月二十八九等日。約有七八百人。分駕木筏七十七串。每串隨帶小船。賊一艘。一二隻不等。牛馬器械俱全。駛至海蘭泡停泊。支搭帳房。砍伐柳枝。備編苫房。並將載來舊房木。挽運上岸。建房二十處。又以銅

暇六尊分載車船以四尊封黑河屯安設該協領即帶同
弁兵渡江往探會晤木哩斐岳幅及夷官石沙木勒幅等
接見禮貌尚謙問答一切俱係石沙木勒幅以清語傳述
該員等詰其何日折回夷官稱尚有無數人船落後一俟
到齊即將海蘭泡事務交西勒勝薩虧經理伊與木哩斐
岳幅始行回國至詢以蓋房何其若許答以存糧棲身迨
該員等往查虛實見其夷人各有烏槍腰刀兼有演練槍
礮等事過夷官又稱後起人數尚多有赴霍爾托庫布哩
雅奇哈駐紮者有至此存留者乞念兩國和好勿疑並據
木哩斐岳幅飭該夷官述稱請仿照恰克圖通商或可彼

此相安。否則官不致生疑忌。而兵丁實難保其不無滋擾。且通商亦不過貨換米麵菜蔬。又何疑忌之有。望速致達上司。准行示覆。是要。又稱連年經過深累。此處周恤。茲具簿儀。跪送堂司。及派來各官。就便代為轉呈。不受即非取和之道。經協領巴達朗賚。正言婉辭。而夷官復托道達。併候覆音等情。咨報前來。等伏思該夷擁眾猝臨。軍火俱備。建房二十處。共六十餘人。迨經委員徑探。孰先視以利器。繼稱後起尚多。遂籲請通商。強欲飽送。誠如聖訓。該夷情形。不過欲作通商地步。茲復果有是舉。仰見

皇上燭照化外

睿慮。幾起不勝欽佩之至。惟此次人眾勢熾。性近驚悍。通商之請。肇釐攸關。若阻則有觸而發。克歧立起。如允則遂其所願。後思非宜。擊等反覆尋思。夷務係重。准駁兩不足恃。第因時勢所迫。竟不得不暫顧目前。勉為聲請。恭候

欽定。已飭副都統魁福。派員傳諭該夷。聽候兩省酌覆。

諭軍機大臣等。吳山等奏。俄夷擁眾猝來。要求通商一摺。據稱五月二十八九等日。俄夷有七八百人。分駕木排。隨帶小船賊艘。駛至海蘭泡停泊。建房二十處。並安設礮位。協領已達朗青。晤會木哩。交兵幅。據稱請仿照恰克圖通商。或可彼此相安。並稱後起人數尚多等語。是該夷欲占地通商。已明言不諱。該將軍

等辦理此事。固不可激生事端。亦不可不據理折辯。該夷餽送
禮物。該將軍等自當嚴行拒絕。並密禁該處民人私與交易。接
濟食物。再於要隘處所。督飭弁兵嚴加防範。使該夷行糧斷絕。
難以久居。仍揀派明幹之員。告以中國與爾國和好有年。其地
以興安嶺為界。自五年夏間。爾國有人船由黑龍江松花江行
駛。並於閩春地方。蓋房留兵。聲言為堵禦夷。由中國地方行
走。中國大臣因念爾國百餘年相好。未便據情入奏。致生爭論。
此次復在海蘭泡蓋房。聲言在此通商。強占中國地方。並非為
堵禦夷。起見。不料中國以誠信相待。爾等仍不遵舊例。任意
妄為。恐非爾國王之意也。至通商亦須爾國行文。理藩院奏請。

豈能憑爾等一言。我等即行入奏。况從前祇有恰克圖一處通商。道光三十年。又准伊犁塔爾巴哈台兩處通商。原是大皇帝格外加恩。豈能屢次求請。况從前一處通商。百餘年相安無事。今加二處。而塔爾巴哈台。即有爾國商人。擅殺究全民人。以致積怨報仇。燒燬園子。此案至今未結。中國因要好加恩。反增口舌。以後未必肯再加通商之處。至吉林。黑龍。河地。方寒苦。並無出產。即求麩菜。蔬。亦只敷本地民人食用。不能與人交易。又民情兇悍。動輒爭鬪。既無利可圖。又恐約束不周。互生嫌隙。有傷和睦。爾等當及早將人眾撤回。以全和好。若久居此地。我等不敢不據實奏聞。大皇帝。速聞吞吐之事。亦不得不奏。彼時定由

埋藩院行知爾國查明何人從中構釀欲起兩國爭端諒爾國
王必當秉公懲辦也如此剴切曉諭察看該夷如何動靜如何
回覆一面密奏一面妥為防範無涉張皇

長蘆鹽政烏勒洪頭前任布政使又議直隸布政使錢忻
和奏津郡現在並無夷船蹤跡天津鎮道飭令弁兵駐守
海口遇有往來船隻逐細盤查等語等公同商酌遠派熟悉
情形能耐風濤員弁出口密探儘該夷來與晤言可告以
天津地方兵衛嚴肅民情剴悍使其無可希冀再令員弁
察其來意分次與之接見

硃批知道了。

烏勒洪額等又奏。擊烏勒洪額。親詣大沽海口。周歷查看。海口設有礮臺四座。兩岸大小礮位。共一百四十二尊。試放堅利。而兵丁一千四百餘名。分派礮臺及扼要處所。以防夷船駛入。布置均已周密。謹將海口情形。繪圖貼說呈

覽。

硃批知道了。圖留覽。

甲辰。廣州將軍穆克德訥奏。本年正月十五日。交卸起程。於三月二十日到任。詢及夷船被燬後。已於上年臘月。運出大石一帶。河面停泊。未再攻擊。有垣。現在水路地方。分

市舟師。層層堵勒。城上城下。以及北門外各處。墩臺分布。旗營官兵防守。亦甚周密。惟喚夷犬羊成性。詭詐異常。不能不時刻嚴防。

味批知道了。

養務始末卷之十五